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通

垂拱四年二月十五日仰上沙門釋彥悰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真筌也化城垢服濟鹿馳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咒術厥趣万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爲本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爲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髻寶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末歸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影遼盲沖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屬五指已掩千龗將焚痛天人眼滅蒼生莫救故召諸聖衆集結微享緝墨以立定門即貫花而開律部攝優波提舍以之爲論剖析空有顯別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是以

貽範當代執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
其義及至秦本使考日光而求佛騰
蘭應請筞練影以通經歷後易首抽
勝之賓播美於天外纂菜結勝之奧
譯粹於區中然至賾至神思慮者或
迷其性相唯恍唯忽言談者有昧其
是非況去聖既遙來教多闕殊途覺
軫別路揚鑣而已我法師懸弭誕辰
室表空生之應佩觿登歲心符妙德
之誠以愛海无出要之津覺地有插
神之宅故削髮鵷翰翔集二空異縣
他山載馳千里每概古賢之得本行
本兼曾致乖痛先匠之闇疑傳疑豕
亥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
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
忘食履嶮若夷輕万死以涉葱河重
一言而之奈苑鷲山猴沼仰勝迹以
瞻奇鹿野仙城訪遺編於蠹簡春秋
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三十國揚
我皇之盛烈振彼后之權豪優異學
之高轍拔同師之巨幟名王拜首勝
侶摩肩万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
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總

有六百五十六部並載以巨萬并諸
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亨陽若
陰濟假皇威而利涉粤以貞觀十有
九祀達于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
鏘鏘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
天子勞問慇懃爰命有司 畢令宣
譯人百數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簪
纓捐親入道遊踐遠迹中外讚揚示
息化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
類則備乎茲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
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豳國
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
博孝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
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
蹈火无所屈撓覩三藏之學行矚三
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弥堅弥遠因脩
撰其事以貽終古乃削藁云畢慮遺
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尒後役
思纏痾氣懸鍾漏乃顧命門徒掘以
啓之將出而卒門人等哀慟荒鯁悲
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累載
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
以次之余撫己缺然拒而不應因又

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況乃當
仁苦為辭讓余撫懷慚退沈吟久之
執紙操翰汍瀾腷臆方乃參犬羊以
虎豹糅瓦石以琳璆錯綜本文箋為
十卷庶後之覽者无或嗤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載誕於緱氏終西屆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陳留人也漢太
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
守祖康以學優仕齊任國子博士食
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為緱氏人也父
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
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
方之郭有道性恬簡无務榮進加屬
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
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
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也幼而珪
璋特達聰悟不群年八歲父坐於几
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
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
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
必成召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

焉也其早慧如此自後備通經奥而
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
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无涉闤闠
之門雖鍾鼓嘈囋於通衢百戲叫歌
於閭巷士女雲萃其未嘗出也又少
知色養温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
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
教因將詣道場誦習經業俄而有
勅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業優者數百
法師以幼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
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
見而奇之問曰子為誰家荅以氏族
又問求度耶荅曰然但以習近業微
不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為荅意
欲遠紹如来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
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
曰誦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
為釋門偉器但恐果與諸公不見其
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
失以今觀之則鄭卿之言為不虛也
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
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
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

盡再覽之後无復所遺衆咸驚異乃
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
問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
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為桀跖之
窠河洛為豺狼之穴衣冠殄喪法衆
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斷絕雖王董僭
逆之釁劉石亂華之災剖刳生靈芟
夷海內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
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
而喪乱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余聞
唐帝驅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
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
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時國基
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為急務
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
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
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來
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脫
基暹為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停絕
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
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
蜀受業焉兄從之又與經子午谷入
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

德相見悲喜停月餘從之受學仍相
與進向成都諸德既萃大建法遊於
是更聽基暹攝論毗曇及震法師迦
延敬惜寸陰勵精无怠二三年間究
通諸部時天下飢乱唯蜀中豊靜故
四方僧投之者衆講座之下常數百
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荊
楚无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
之欽李郭矣法師兄因住成都空慧
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
好內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
毗曇兼通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
慕摠管酇公特所欽重至於屬詞談
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无愧於弟若
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八紘窮玄
理廓宇宙以為志繼聖達而為心匡
振頹綱包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怯
對万乘而節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
然昆季二人懿業清規芳聲雅質雖
廬山兄弟无得加焉法師年滿二十
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
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
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

或有礙又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
與商人結侶泛舟三峽沿江而遁到
荆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久既
屬来儀咸請敷說法師為講攝論毗
曇自夏及冬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
盛德懿親作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
躬身礼謁發題之日王率群僚及道
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
發關並峯起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詞
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
亦稱歎无極䞋施如山一无所取罷
講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
法師質問疑㝵又到趙州謁深法師
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
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
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耆年不能出也
至於鈎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
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時長安
有常辯二大德解究二乘行窮三學
為上京法匠緇素所歸道振神州聲
馳海外負笈之侶從之若雲雖含綜
衆經而偏講攝大乘論法師既曾有
功吴蜀自到長安又隨詢採然其所

有深致亦一揩斯盡二德並深嗟賞
謂法師曰汝可謂釋門千里之駒再
明慧日當在尔躬恨吾輩老朽恐不
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
既遍謁衆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理各
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
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
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
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
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无追
清風絶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
侶陳表有 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
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嶮
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
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意願
乞衆聖冥加使往還无梗初法師之
生也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
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為求法故去此
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
將欲首塗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海
中有蘇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為嚴麗
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无船栰不
以為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涌

乎波外應是而生却而觀之隨足而
滅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踊
身自騰有搏颰颰至扶而上昇到山
頂四望廓然无復擁㝵喜而寤焉遂
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有秦州僧
孝達在京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
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又隨
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
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道俗請開涅
槃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為開發涼
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右諸國
商侶往来无有停絕時開講日盛有其
人皆施珎寶稽顙讚歎歸還各向其
君長稱歎法師之美云欲西来求法於
婆羅門國以是西域諸城无不預發
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珎施豐厚
金銀之錢口馬无數法師受一半然
燈餘外並施諸寺時國政尚新疆埸
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
涼州都督既奉嚴勑防禁特切有人
報亮云有僧從長安来欲向西國不
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来由法師報
云欲西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惠



六忠

戚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聦哲旣重
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
密遣二弟子一曰惠琳二曰道整竊
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
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
歡供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
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蘆河下廣上
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
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
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
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
伊吾國境聞之愁憒所乘之馬又死
不知計出沉默經月餘未發之間凉
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
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
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呈云師
不是此耶法師遲疑未報昌曰師須
實語必是弟子為圖之法師乃具實
而荅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尒者
為師毀却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
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悒所從二小
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惠琳在知其不
堪遠涉亦放還遂貿易得馬一疋但

昔无人相引即於所得寺弥勒像前
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関其夜寺有
胡僧達摩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
達摩私怪旦而来白法師心喜為得行
之徵然語達摩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
更入道場礼請俄有一胡人来入礼
佛逐法師行二三帀問其姓名云姓
石字槃陁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
戒胡甚喜辞還少時賫餅菓更来法
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
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
更貿衣資為買馬而期焉明日日欲
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与一胡老
翁乗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
不懌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来去伊
吾三十餘反故共俱来望有平章耳
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
熱風過无達者徒侶衆多猶數迷失
況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斟量勿輕
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為求大法發趣
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
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
乗我此馬此馬往反伊吾已十五度健

而知道師馬少不堪遠涉法師乃竊念
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
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
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老赤瘦
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覩胡人所乘馬
瘦赤鞍漆有鐵与何言合心以為當
遂撥馬胡翁歡喜礼敬而別於是裝
束与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遥見玉
閞去閞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
傍有胡樹樹蘩胡乃斬木為橋布草
塡沙驅馬而過法師既渡而喜因解
駕停憩与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下
褥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
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迴不知何意疑
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
見已還卧遂眠天欲明法師喚人令起
取水盥漱解齋訖欲發胡人曰弟子
將前途險遠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
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
即是死人不如歸還用為安隱法師
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刃張弓命
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
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

而王法不可干也法師知其意遂任
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
奈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割此身如微
塵者終不相引為陳重誓其意乃止
与馬一疋勞謝而別自是孑然孤遊
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
忽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
止皆裘褐駝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
形易貌移質傾忽千變遙瞻極著漸
近而微法師初覩謂為賊衆漸近見
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
怖由此稍安經八十餘里見第一烽
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
烽西見水下飲盥手訖欲取皮囊盛
水有一箭颯来幾中於膝須臾更一
箭来知為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
京師来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烽上人
亦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校
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非我河西
僧實似京師来也具問行意法師報
曰校尉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
向婆羅門國求法不答曰聞承奘師
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



宮

蹤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
終不違今亦不與師罪弟子燉煌人
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
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
弃梓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
吴蜀一藝之僧无不負笈從之窮其
所解對揚談論亦忝為時宗欲養己
脩名豈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化經有
不周義有所闕故无貪性命不憚艱
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勵
勉專勸退還豈謂同厭塵勞共樹涅
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罰奘終
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祥聞之惘然
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隨喜師
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途路遂拂
筵安置至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
及麨餅自送至十餘里云師從此路
徑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
子骨肉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
遣師來泣拜而别既去夜到第四烽
恐為留難欲默取水而過至水未下
聞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
亦下來入烽烽官相問荅欲往天竺



宗呂

路由於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
過彼聞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
麦相送云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踈
率恐生異啚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
馬泉更取水從是已去即莫賀延磧
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无飛鳥下
无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
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
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汙
愍將向寺施与衣服飲食之直病者
慙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
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
雖念觀音不能令去及誦此經發聲
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時行百餘
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
失手覆之千里行資一朝斯罄又失路
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烽
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
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来寧可就
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
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鳥
俱絶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
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无

所攉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是時四夜五
日无一渧沾喉口腹乾燋幾將殞絶
不復能進遂卧沙中默念觀音雖困
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
无冀名譽但為无上正法来耳仰惟
菩薩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
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无輟至
第五夜半忽有凉風觸身冷快如沐
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躰既蘇息
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
丈執戟麾曰何不强行而更卧也法
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
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
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
甘澄鏡澈即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
俱得蘇息計此應非舊水草固是菩
薩慈悲為生其至誠通神皆此類也
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
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
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序既至伊吾
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
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
鯁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



會

人法師亦對之傷涕自外胡僧胡王
悉来参謁王請屆所居備陳供養時
高昌王麴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
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
發使勅伊吾王遣法師来仍簡上馬
數十疋遣貴要馳驛設頓迎候比停
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
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既為高昌所
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
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
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
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
馬留使後来即以其夜鷄鳴時到王
城門司啓王王勅開門法師入城王
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
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
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准塗路
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
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来礼
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勌欲眠王
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旦法師未起
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来礼問王云
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来甚為

奇也流淥稱歎不能已已遂設食解
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
居之遣閹人侍衛彼有彖法師曾學
長安善知法相王孫之命来與法師
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
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遣勸住勿往西
方法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
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法師報曰
皆住實是王恩但於来心不可王曰
泰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
京及燕岱汾晉之閒多見名僧心无
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
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
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
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
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法
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寡德所當
但此行不為供養而来所悲本國法
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啓訪莫
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
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
言庶得盡沾於東國波崙問道之志
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



宗呂

中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汎養為懷
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葱
山可轉此意无移乞信愚誠勿疑不
實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
後知也但玄奘西来為法法既未得
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
王曩修勝業位為人主非唯蒼生恃
仰固亦釋教依憑理在助揚豈宜為
导王曰弟子亦不敢障导直以國无
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愚迷耳法師
皆辭不許王乃動色攘袂大言曰弟
子有異塗處師師安能自去或定相
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
法師報曰玄奘来者為乎大法今逢
為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留也
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
加供養每日進食王躬捧槃法師既
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
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
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
懼乃稽首礼謝云任師西行乞垂早
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為言王
曰若須尔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縁遂

共入道場礼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為兄弟任師求法還曰請住此國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来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經中間為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顏與師長為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日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到講時王躬執香鑪自来迎引將昇法座王又低跪為蹬令法師蹋上日日如此講訖為法師度四沙弥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万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為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



宋 呂

汗憐師如憐奴仍請勑以西諸國給
鄔落馬遞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弥
及國書綾絹等至慙其優餞之厚上
啓謝曰奘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藉
舟檝群生滯惑導之者寔假聖言是
以如来運一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
三明之慧日朗此幽昏慈雲廕有頂
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
應歸真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
輝於吴洛讖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
風咸匡勝業但遠人来譯音訓不同
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
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二之宗
析為南北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
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
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賢
勝友備悉諮詢大小乘宗略得披覽
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侘傺望給園
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
申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蠡難
為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裝束
取路經塗荏苒遂到伊吾伏惟大王
禀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

作主子育蒼生東捴大國之風西撫
百戎之俗樓蘭月氏之地車師狼望
之鄉並被深仁俱霑厚德加以欽賢
愛士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令接引
旣而至止渥恵逾深賜以話言闡揚
法義又蒙降結弟季之緣敦奬友于
之念并遺書西域二十餘蕃煦飾殷
懃令遆餞送又慰西遊㷀獨雪路凄
寒爰下明勅度沙弥四人以為侍伴
法服綿帽裘毯靴韈五十餘事及綾
綃金銀錢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
伏對驚慙不知啓處決交河之水比
澤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恩豈重懸度
陵溪之險不復為憂天梯道樹之鄉
瞻礼非晚儻蒙允遂則誰之力焉王
之恩也然後展謁衆師禀承正法歸
還翻譯廣布未聞剪諸見之稠林絶
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玄門
之指南庶此微功用荅殊澤又前塗
旣遠不獲久停明日辭違預增悽斷
不任銘荷謹啓謝聞王報曰法師既
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
因謝也發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十三張　通

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
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勅妃及百
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
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
類也從是西行度无半城篤進城後
入阿耆尼國舊曰烏耆訛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二十四張 通